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禮八

雜儀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説只後漢志内畧載又多不可曉○以下服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

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騎黃録作旗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黃録云所持之人又須有以賜也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燮孫

〇義剛同

令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

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頻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須大費一迴只得恁地包在那裏賀孫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二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幞頭圓頂軟

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凉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凉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義剛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嵯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今必不然方子

祖宗時有大朝會如元正冬至有之天子被法服羣臣皆

有其服籍溪在某州為解頭亦嘗預元正朝班又舊制在京升朝官以上每日赴班如上不御殿宰相押班所以韓魏公不押班為臺諫所論籍溪云士服著白羅衫青縁有裙有佩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繪樣來製士服正如此其後來肴祖宗實録乃是教大晟樂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今朝廷所頒緋衫乃有司之服也人傑廣録畧

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習大晟樂者皆著衣裳如古

之制及漆紗帽但無頂爾及諸州得解舉首貢至京師皆若此赴元日朝或曰蒼梧雜志載背子近年方有舊時無之只汗衫襖子上便著公服女人無背只是大衣命婦只有橫帔直帔之異爾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後故謂之背子先生曰見說國初之時至尊常時禁中常只裹帽著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見前輩說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帽著背不裹帽便為非禮出門皆須具冠帶今皆失了從來人主常朝

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著背常朝引見臣下只是涼衫今遂以為常如講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涼衫闕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銙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費

錢皂衫更費重某從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是貧士如何要辦得自家竭力辦得著去那家那家自無了教他出來相接也不得所以其獘必廢大凡事不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為士之貴服且謂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常服否曰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如此貴重恐不可常服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衣有大帶了又有組以束之今人

已不用組了凡是物事總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濮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喚做巾子幞頭或云唐莊宗取伶官者用之但未有脚或云太祖廟方用想此時方制得如此長脚○賀孫

符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巾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是出世間法某初聞劉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

如此者遂陋之要之冠帶爲禮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某時坐轎有礙後於轎頂上添了一圈竹義剛

上領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有此意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自唐初已雜五胡之服矣賀孫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着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

殊未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僴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又曰後世禮服固未能猝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别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

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下服緑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晝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晝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

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為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襜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别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説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彦輔麈史猶

畧言之其少時尚見唐時小説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説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傚士大夫欲為幞頭則曰為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横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

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
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曰
畧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之如此則
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𣏌
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帽之
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劍沙溪一士夫家尚收得
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
者亦莫可曉僩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緑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著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寛末年又寛但看人家畫古賢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為冠如

山形安於髻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今朝漸變為

幞頭方用漆紗做本來唐時四脚軟巾只人主後面

二帶用物事穿得橫臣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僭竊

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學蒙○與上條聞同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為之如今水擔相

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

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

帛為之耳韠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

帶今之銙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闕串子様鐫鐩之類結放上面今之銙子便是做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幞頭靴之類亦然幞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帶問横渠説唐莊宗因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恁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蓋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晝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鎮僭禮為

之後遂皆為此樣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幞頭故以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為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為我斫箇軍容頭來葢以木為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語為讖王彦輔麈史說如此說得有來歴恐是如此後人覺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時又以籐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為之甞見南劒沙縣人家

尚有藤骨子可見此事未久益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變必有漸孫夔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眞物以獻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王坦之倒執手板揷之帶間今人笏却是用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緣冠則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在衣之上則係帶帶斂之類六七件隋煬帝南遊命羣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今之成羣成隊試進士詩賦亦煬帝法也金銀

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輿服志高武中睿時 揚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畧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做此庶有辨別也 閎祖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温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

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揚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

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明作

古人言人跪坐雖有拱璧而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如文帝不覺膝之前簮亦是跪坐跪坐故兩手下為拜拜字從兩手下　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婦初見舅姑舅姑答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方子〇以下拜

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齊下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

然明作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為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葢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義剛

問虞禮子為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

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説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説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説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

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顔真卿與蔡明逺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逺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夔孫

問看禮中説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

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

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竒拜一拜褒拜再拜襃讀為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賀孫

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為肅拜拜手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南北朝有樂府詩説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朝見皆

跪伏朝見如男子之儀但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禮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淳

婦人有肅拜拜手稽顙肅拜者兩膝跪地斂手放低拜手者膝亦跪而手至地也稽顙頭至地也為夫與長子喪亦如之○燾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凡只立受嫂叔同

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揚

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著處廣

令人契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揚

古人跪坐立乘方子。以下坐

問盤坐於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寓録云古人亦只跪坐未有盤坐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著地觀畫圖可見古人密處未見得其踈即是如此寓録

云古人撙節處自如此密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

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亦何害淳○寓録少異

族長至已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踈皆然北人以姑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揚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揚

古人屋黄作室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淳○義剛録畧以下朝廷之儀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説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謂皇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謂朝不坐又也有坐底燾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德明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義剛

因問欲使士人為宰相吏升降揖遜不佳否曰古人皆有此禮本朝廢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須拜衛靈公魯哀公舊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為班首與對拜於階下又聖節日百官盡揖宰相於何處揚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殺今著公令從事郎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

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階吾獨不降可也是時將赴莆田問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參官令錄以下往往皆拜惟職官不拜所以著令如此

○德明

子晦將赴莆陽請於先生令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列揩墀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尚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為官長者

安受而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指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令人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為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奈何須叱之可也賀孫

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删去此條方子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廣○以下

雜論

古父子異宮宮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墻

古謂之宮只是墻蓋古人無今廊屋 燾

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 燾

今之表啟是下諛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諛其臣 道夫

今之書簡使上覆以為重於啓也然用啓字則有義理用覆字却無義理啓乃開啓之啓覆為審覆之覆如三覆奏謂已有指揮更為再三審覆之也 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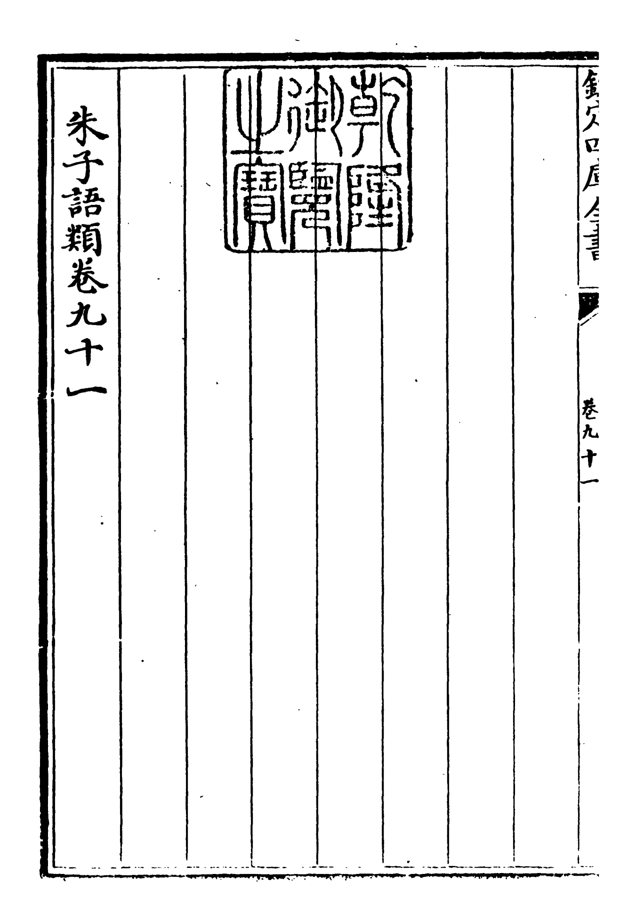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

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啓啓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巳久問啓又訓跪如秦王問范雎有跽而請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畧起身時其膝至地或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再拜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之拜以稱賀

及天元薨遂改其制想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其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頫合於古人傑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十後莫論官體自修

大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以今人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鹿野麋矣然某尚及見前輩



乾隆御覽之寶
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朱子語類卷九十二

樂 古今

問古尺何所考曰羊頭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温公樣他考必仔細然尺亦多様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詳王莽貨泉議古尺徑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 義剛

十二律皆在只起黄鍾之當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

定也升卿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騐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噍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

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德明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人傑録云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

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記律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温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踈温公又在下僴

無聲做管不成德明

司馬遷說律只是推一箇通了十二箇皆通

十二律自黄鍾而生黄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

定得黄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

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道夫

樂聲黄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聲則四寸半八十一

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則不齊而不容分

矣人傑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人傑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閎祖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閎祖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人傑

旋宫且如大吕為宫則大吕用黄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閎祖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黄鍾為宫便是太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若以大吕為宫便是夾鍾為商中吕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黄鍾為變宫其餘則旋相為宫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吕便是

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鍾為變宮時黃鍾管最長所

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去聲相連接處道夫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清聲古來凡

十二律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如蕤賓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大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植。僩本云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出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

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賢君大槩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律遞相為宮到末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半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為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於君不妨五聲分為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璘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廣

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人傑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插一聲便拗了淳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人傑

律十有二作樂只用七聲惟宮聲筵席不可用用則賓主失歡力行云今人揲卦得乾卦者多不為吉故左傳言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力行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甤賓為變徵這七律

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黄鍾只是散聲又自黄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取定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黄字

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文蔚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至羽屬水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律是變宮止六十調人傑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人傑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

實相為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説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僩

絲宮而竹羽人傑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廣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十二聲為之劑量斟酌磨削剛柔清濁音聲有輕

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盖磬材有厚薄令合節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黄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黄鍾本為宫然周禮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黄鍾為宫或以林鍾為宫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宫未知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

之外又有黄鍾大吕太簇應鍾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樂其節奏甚善祭者久立不勝其勞攄圖經云是古樂然其樂器又亦用伏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特鍾特磬有編鍾編磬編鍾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鍾特磬是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還真用玉曰只是石耳但大

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是也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

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

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黄鍾宫大吕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宫聲尾後一聲亦是宫聲這便是宫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宫如説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麽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

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義剛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

止用黄鍾一均事見隋志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葢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閎祖

六朝彈筝皷瑟皆歌節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説易

唐祖孝孫説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宫變徵為調恐其説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之意也人傑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筭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筭法頗難筭蔡季通只以九分筭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說與其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

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道夫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鍾名為啞鍾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

人制此不擊以避宫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

漢禮樂志劉歆説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

狀有四曰招曰摇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

意摇則摇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

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之收得譜子曰兵火失去

舞時皆裹幞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

摇招摇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在摇前人多不知皆

以為啞謎漢卿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

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録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黄鍾調結尾亦著作黄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

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氷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黄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説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宫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宫商角徵羽何者葢自有箇疾徐髙下賀孫

温公與范忠文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等議樂空自爭辯看得來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據通典中所説皆

是又且分曉廣云如此則杜佑想是理會得樂曰這也不知他會否但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載於書至唐末黄巢亂後遂失其傳至周世宗時王朴據他所見杜撰得箇樂出來通鑑中説王朴説當時鍾有幾箇不曾擊謂之啞鍾朴乃調其聲使皆可擊看得來所以存而不擊者恐是避其陵慢之聲故不擊之耳非不知擊之也廣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

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温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爲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爲準濶九寸温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爲準漢書云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爲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爲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仁宗時李照造樂蜀公謂差過了一音每思之爲之痛心劉羲叟

謂聖上必得心疾後果然揚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夫

問溫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調而已淳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人傑

徽宗時一黥卒魏漢津造雅樂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學上丁用者是此樂揚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道夫

問季通律書難曉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圍九分便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

不啻三分猶有奇也問筭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節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德明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近時所作律逐節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必如此這箇若促些子聲便焦殺若長些子便慢

蕩　孫貿

陳淳言琴只可彈黄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宫此説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為宫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黄鍾之指則以琴之黄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吹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

嘗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絣定七弦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黄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吕太簇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黄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說則大吕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吕諸聲蓋按着正徽復是黄鍾聲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

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坐作進退斬射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說古人底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麽如古之兵法進則

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却有一人躍馬陷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拄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住退底便輸耳

僩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

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季通謂今俗樂黄鍾及夾鍾清如此則争四律不見得如何般涉調者胡樂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齊聞韶據季扎觀樂魯

亦有之何必在齊而聞之也又夫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人傑

詹卿家令樂家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别廣

趙子敬送至小雅樂歌以黄鍾清為宫此便非古清者半聲也唐末喪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聲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

謂如黄鍾之正聲而用其子聲故漢書云黄鍾不與他律為役者此也若用清聲為宫則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禮書中删去乃是樂律通典中蓋說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范蜀公司馬公李照輩元不曾看徒自如此爭辨也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載甚畧然都是要緊處新修禮書中樂律補篇以一尺為九寸一寸為九分一分為九釐一釐為九毫一毫為九絲〇方子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

鄉飲酒所歌也但郤以黄鍾清為宫此便不可蓋黄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黄鍾為宫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宫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黄鍾言之自第九宫後四宫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无日矣故製黄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黄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宫

用黄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黄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黄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黄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説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説古人亦有時用黄鍾清為宫前説未是○廣

音律只有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揚

令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

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升卿

令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故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揚

鏄鐘甚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衆樂既闋乃擊特磬以收其韻僩

堂上樂金鐘玉磬今太常玉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為人破損無可賠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

開櫝取一二枚視之人傑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廣

畢篥本名悲栗言其聲之悲壯也廣

俗樂中無徵聲蓋沒安排處及無黄鍾等四濁聲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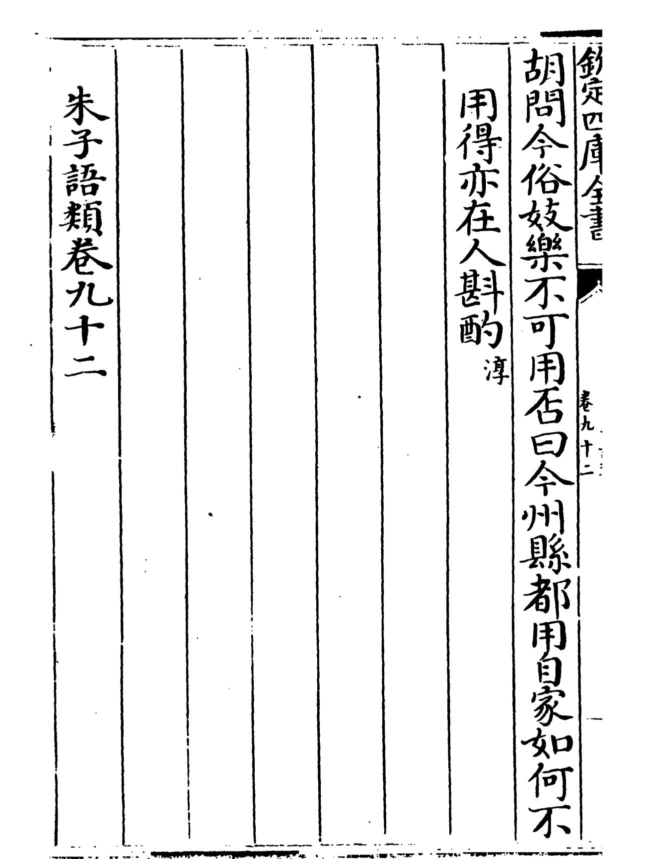
今之曲子亦各有某宫某宫云今樂起處差一位僩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几於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蜀

公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宫則

君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於通典

尚不曾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
此盖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
處又須變而生之𨚫生變律人傑
劉几與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厭之令勿通几戒花吹笛
於門外則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吹笛亂之然花
笛一吹則劉識其音矣人傑
向見一女童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於自然盖
是禀得這一氣之全者人傑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 淳

朱子語類卷九十二

朱子語類卷九十三

孔孟周程

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 賀孫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

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来漢唐以下諸儒説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説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説得畧似耳文蔚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呑許多

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賛易之賛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節

戰國秦漢間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人不可為衆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必大〇本之一云堯容四凶在朝夫子之門亦何所不容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銖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

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 廣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于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于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之木

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

道而造為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畧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 僩

衛靈公無道如此夫子直欲扶持之戀戀其國久而不去不知是何意不可曉 必大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有為故久居而欲輔之 壽昌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

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説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浩○揚録云自周後氣薄亦不生聖賢

或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須稍加峻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顔子還亦出否曰孔子若用顔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顔子便做參政去偽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

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 廣

問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素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盪底意思 可學

或問顔子比湯如何曰顔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顔子前輩說禹與顔子雖是同道禹比顔子又麄些顔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麄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

正當細看不得大雅

才仲問顏子因舉先生舊語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只且自做工夫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賀孫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凡人為學亦須先於性情上著工夫非獨於性情上著工夫行步坐立亦當著工夫煇○謨録云學者固當存養性情然處事接物動止應酬皆是著工夫處不獨性情也

邵漢臣問顔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顔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顔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别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賀孫

孔門只一箇顔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曽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淳

問若使曽子為邦比顔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顔子熟然曽子亦大故有力曽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問明道比顔子如何曰不要如此問且看他做工夫處 德明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振

曾點父子為學不同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道夫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儒用

曾子真積力久 若海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敬仲

曾子太深壁立萬仞 振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

孟子氣象尤可見 士毅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竇問子貢之學無傳〇德明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顔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僩

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節

子游是箇簡易人於節文有未至處如譏子夏之門人與喪致乎哀而止

○廣

子張過高子夏窄狹端蒙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虚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葢其末流必至是也僩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

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僩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　振

孟子極尊敬子路

問韓子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大是就渾淪博是就該貫處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至

問如何是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

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至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向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顔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

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别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

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僩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淳○孟子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户自在又記

千門字上有東南西北字○節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賀孫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個學

問須是尋到項頭却從上貫下來　夔孫○周子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　端蒙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道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横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　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砥

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又云為禪學其諸子皆學佛可學云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或是本學老佛而自變了亦未可知曰嘗讀張忠定公語録公問李畋云汝還知公事有陰陽否云云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此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可學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

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可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懐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舉横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參㸃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藴無不洞曉令人為卿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譏富公嘗問韓公一

家氣象如何曰韓公天資髙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髙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〇德明周

程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䟽蹊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洛樂如何著得書德輔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

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當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

走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

中正而主靜方

濂溪靜一明道敬方子

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淳○程子

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方子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閤人有難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看時較拙子細看亦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注揚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說

南軒見處髙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寓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

時遊山許多詩甚好 義剛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輝

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 德明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

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石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該載 淳

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 方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

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 賀孫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學蒙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

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温審不是方理會賀孫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甚

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喫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却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揚

伊川令呂晉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揚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

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判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茍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臯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徵之下 義剛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嘆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其

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聞伯夷栁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

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大雅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此之

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飾邊幅篤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鎬

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方

居仁謂伊川顴頰語是親見與病叟書中説方

伊川告詞如此是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褎一貶之雜也謨

程先生傳甚脩見徽廟實録呂伯恭撰振

叔器問横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横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

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

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張子

橫渠將這道理攙弄得來大後更柰何不下必大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語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可學

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令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 浩

張橫渠傳當時人推范純夫作見神宗實録 揚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程張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

081・16
2302
334

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大雅

閭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髙那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寛而不

14508

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閭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

甘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隂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夫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理

朱子語類卷九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